

道家人物故事



人人出版社

渔家仇恨滔涌

荣成县大鱼岛大队渔民家史编写组
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

1976年4月第1版 1976年4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3099·194 定价：0.12元

毛主席语录

中国无产阶级身受三种压迫（帝国主义的压迫、资产阶级的压迫、封建势力的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

目 录

一笔血迹斑斑的阎王账..... (1)

渔妇仇恨怒涛涌..... (25)

一笔血迹斑斑的阎王账

——大鱼岛大队贫渔社员张贵的家史

这是除夕前的一个欢乐的夜晚，大鱼岛大队会议室里，辉煌的灯光，透过明亮的玻璃门窗射到宽阔的街道上。严严的门窗关不住室内的热闹气氛，不时地传出“答答”的算盘声响。每阵算盘响过，都会听到有人用兴奋的语调公布出一连串的数字，接着就是一阵“哗哗”的掌声和甜甜的笑声……大鱼岛大队一年一度的年终结算会议在热烈地进行着。

室内，明灯映照着张张笑脸。老支书手捧钉着大红封面的账本，亮开铜钟嗓门，郑重地公布着一年来集体和每户社员收入。桌旁，年轻的会计灵巧地拨动着算盘，向全体贫下中渔清楚地说明每一项账目。人们听着、想着，个个心里乐开了花！怎么能不高兴呢？十余年来，大鱼岛大队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渔、粮、林、副等全面发展，产量产值大幅度增长，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贡献逐年增多。一九七

四年的鱼产量达二千七百万斤，总收入六百零六万七千元，公共积累直线上升到一千零八十万元。同时，每户社员的收入也大大增加。这笔笔振奋人心的账目，只有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广大贫下中渔才能亲手算出来呀！

按说，算着这蜜甜的幸福账，看着自己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贡献，应该感到高兴欢乐才对，可是不知怎的，当账目结算完毕的时候，会议室里的气氛却变了：年过花甲的老渔民双手颤动，深情地抚摸着那鲜红的账本，仰望着毛主席的画像，两颗大大的泪珠夺眶而出，此时此刻，老人家心里在想什么？两鬓染霜的船老大，双目凝视着桌子上那紫色陈旧的算盘，古铜色的额上泛起一层密纹，眉宇间渐渐呈现一个鸡蛋大的疙瘩，此时此刻，船老大心里在想什么？白发苍苍的老大娘把厚厚的一叠人民币紧按在胸口上，抿着嘴，咬着牙，一言不发，此时此刻，老大娘心里在想什么？

当他们听到老支书公布集体和社员每一笔账目的时候，当他们用双手接过一年收入的时候，当他们目睹这热烈欢腾的算账场面的时候，他们的心理呀，不约而同地想起了在另一个天地里的一个算账场面；当他们高高兴兴算完这笔笔幸福账的时候，他们情不自

禁地想起了一笔血迹斑斑的阎王账！

那是四十多年前的一个阴森森的夜晚，狂风卷着怒涛，撞击着礁石，震撼着大鱼岛！从一片破烂茅屋当中突起的一座青砖瓦的大高房里，透出一丝惨白的光亮，这灯光被怒涛震得直颤抖，严严的门窗关不住屋内的阵阵怒吼声。这里是大渔霸王成左的账房。此时，屋里正进行着一年一度的年终结账。

屋内，吊灯的昏暗光线映照着十几张愤怒的面孔，这些给王成左扛了一年活的贫苦渔民，都是来算工钱的。王成左凶狠狡诈，渔民打来的鱼，到他的秤下，一百斤就变成了六七十斤，作价时一压再压，比鱼行牌价低得多，渔民吃的“包头粮”又比市场价格高得吓人。这样，渔民拼死拼活干一年，只能拿到几个铜板，哪能养活全家？！他们拍着桌子怒吼着与渔霸王讲理。桌后坐着一个肥头大耳的家伙，他就是闻名四乡的大渔霸王成左。王成左见渔民们纷纷向他提出质问，便指着那本黑皮账本，声嘶力竭地叫道：“我王某为人一贯恪守仁义道德，租船收息，放债收利，名正言顺，这是白纸黑字，难道骗你们不成？”叫罢，继续往下念道：“下一个，张贵！”

人群中一个身材高大的渔民站了出来，他才四十

多岁的年纪，可是由于终年劳累，黝黑的脸上已布满了深深的皱纹，双鬓也染上了白霜，看上去好象六十上下的人了。这时，他刚从海上回来不久，经过几昼夜的煎熬，双眼布满了血丝。他就是贫苦渔民张贵。张贵听到叫他的名字，心怦怦直跳，他知道自己的运气也不会比穷哥们好，但还是盼着能领到几个钱。一阵答答的算盘响过，账房先生操着沙哑的嗓门念道：“张贵，把你全年的鱼产折价，从中扣去你今年修船的木料，桐油竹杆，补网的棉线和全家吃的‘包头粮’等款项，还欠现洋八百块！”王成左紧接上说：“限三天之内还清，否则，本主要……”

“啊！”张贵一听，顿时如被惊雷震呆，张大了嘴巴，半晌说不出话来。张贵和儿子玉岭给王成左卖命，一年到头风里来浪里去，榨干了血汗，累弯了腰杆，实指望到头来能领几个钱全家吃顿饱饭，那知算盘一响，不但分文未得，反而欠下八百块钱，天下哪有这样的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张贵再也忍不住了，一股怒火骤然从心头燃起，只见他额头青筋暴起，炯炯双目直逼狗渔霸，不顾一切地冲到桌前，怒不可遏地夺过账本，狠狠地摔在地上。然后，脚踏账本，手指渔霸，大声斥问：“王成左！你，你真是狠毒呀！俺爷儿俩带着自己的船网给你扛活，一

年来，抬鱼的竹杠压断了多少根，拢船的缆绳磨断了多少条，到头来你不但连卖命的钱都不给，反倒欠下你八百块钱。俺人穷心不糊涂，我问你，这一笔——

账是怎样欠下的

要知道这笔账是怎样欠下的，话得从头说起。

在那万恶的旧社会里，同千百万灾难深重的劳苦大众一样，张贵一家受着三座大山的残酷压榨，过着饥寒交迫的悲惨生活，挣扎在暗无天日的无底深渊。张贵全家九口人：老伴，大儿玉岭，儿媳和一个孙子，还有二儿子和三个女儿。全家就指望张贵和大儿玉岭靠祖辈传留下的一条破舢板和几扣破鱼网打鱼度日。张贵父子虽然勤奋卖力，但由于船网破旧，人手单薄，每天只能打回很少的鱼虾。那年头鱼行鱼商凶似虎狼，任意削价折秤，同时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张贵父子虽然拼命地干还是养活不了全家。整天价吃了上顿没下顿，终年挣扎在死亡线上。一遇风雨天无法出海，家里便是锅不敢揭，碗不敢看。实在饿急了，全家人就着开水吃点盐粒。弄到一点山野菜、烂海带，大人舍不得吃，留给孩子。孩子们个个饿得皮包骨头，不满三岁的小女儿和孙子整天饿得哇哇直哭。

有一次，暴风刮了两天，家里已是两天没揭过锅了，五六个孩子围满了锅台，张贵从外面空着两手回家，孩子们一齐扑向他，哭着要吃的，他的心里象刀绞一般。他一咬牙，决心冒着风雨也要出海。来到海边，张贵手握橹把，眼望着波涛翻滚的茫茫大海，面对着昏昏沉沉的大雾，长叹一口气说：“唉，天那！俺穷人哪有活路可走！”

“咳咳，天无绝人之路嘛！”忽然从张贵身后传来一声公鸭叫一般的嗓音，接着便是一阵干涩的笑声。张贵回头一看，来人是王成左的一个狗腿子。这家伙凑到张贵跟前，假仁假义地说：“唉，看一家老小饿得多可怜，不过也有条路可走，到王老爷船队去‘入伙’吧，‘入伙’后，你爷俩带上船网能算三份工，那‘包头粮’保管你全家个够。再说，王大老爷为人忠厚，不会亏待你，去吧。”张贵一听这是叫他到王成左那里当长工，他深知王成左是远近出名，坏得连骨头都发黑的家伙，到他手下怎么会有穷人的好事？于是摆摆手拒绝了。

“不识抬举的东西，等全家都饿死时再想‘入伙’就晚了，哼！”狗腿子骂着走了。张贵想想全家饿得皮包骨头的老少九口，想想孩子们揪心的哭声，犹豫了。是啊，不去吧，到哪儿去弄一粒粮食呀！去

吧，自找倒霉！唉，明知是火坑也得跳呀！

· 谁知这一答应不要紧，正陷入王成左设下的圈套。原来张贵全家仅有的一点命根子——破船和烂网，早被王成左盯在眼里了，他做梦也想霸占到手，只恨没有借口。现在他看到张贵被生活逼得走投无路，便生出这个鬼主意，心想只要张贵“入了伙”，就不愁东西弄不到手。

从那以后，张贵爷俩带着船网到了王成左家，成了他家的长工。早晨，披着星星顶着海风出海；晚上，戴着月亮冒着浓雾归来。盛夏，烈日脱去他们几层肉皮；严冬，寒风卷着雪花向他们打来，每拉上一网，手上脸上就冻上一层冰。张贵父子耗干了血汗，受尽了劳苦，换来了一舱又一舱的鱼虾。可是，这舱舱肥大的鱼虾，填哪，填哪，填不满王成左那血盆大口。每次捕回的鱼虾，王成左都用一杆特制的大秤来收，一百斤鱼虾到了他的秤上就变成了六十五斤；记账时，王成左又从中大施诡计，六十五斤又写成四十斤。记完账，还假装公平地把账本拿给张贵看看。张贵一字不识，只得含恨受他蒙骗。这还不算，平时稍不留心，还要遭到王成左的苛刻惩罚和毒打，有时一天的鱼虾全被罚掉。出海一天，已是精疲力尽了，可是每天归来，王成左还要硬逼着张贵和长工们，用叉

粗又沉的竹杆把他自家的船抬到岸上，第二天出海再抬下水去。天天如此，张贵的背都压驼了。大儿子玉岭除了给王成左干些重活外，还要为他修补鱼网。有一次，张玉岭刚刚补完一块网，王成左发现有个网扣没补好，夺过网梭没头没脑地朝他身上就戳，直戳得他鲜血直流，玉岭疼在身上，恨在心里！

王成左不仅是个有钱有势的大渔霸，同时，也是个占有大量土地的大地主。他为了剥削渔民，竟强迫张贵他们一边打鱼一边给他耕种土地。麦收时，王成左硬逼着张贵他们赶早潮出海，中午前赶回来下地割麦子。一天，张贵父子出海归来，又困又乏，可是王成左连饭也不让他们吃，就逼着去割麦了。张贵愤恨地说：“王成左！俺就算是个铁打的，也经不起你这样折磨呀！”王成左一听恼羞成怒，举起皮鞭就要打。玉岭见渔霸如此无理，冲上前去夺过了鞭子，这时长工们一齐站了出来，齐声说道：“我们不能白白地累死！再这样折磨我们，我们不干了！”在张贵和穷苦渔民的怒吼声中，王成左夹着尾巴退回账房。

张贵父子在王成左家，受尽了折磨，出尽了牛马力，家中仍是吃不饱穿不暖。当初，王成左骗张贵“入伙”时曾许诺下的“足够”的“包头粮”，其实，每十天才准他领一次，每次只给十几斤发了霉的

烂玉米。张贵一家哪天不是五尺肠子四尺闲？有一回，领了十几斤烂玉米，九口人掺着野菜吃了三天便断顿了，张贵出海又未归来，无奈何，张贵的老伴便去王成左家领粮。谁知王成左非但不给，反而破口大骂：“真他妈猪肚子，吃得这么快吗？”张贵的老伴理直气壮地说：

“俺领粮是凭鱼虾到年头和你顶账，你凭啥骂人？”

“嘿！说的好听，你家的鱼产能顶得住吗？”王成左吼叫道。

张贵的老伴气得一跺脚，拿着空粮袋转身就走，回到家，孩子们围着空空的粮袋又是一阵痛哭。

张贵“入伙”时带的船网本来就很破旧，怎经得起没黑没白的在海上摔打！潮水的撞击，礁石的磕碰，再加上王成左根本不给他条件和时间保养，不到半年的时间，张贵那条舢板就更加破旧了。这时，王成左家正要雇木工修自己的船只，他便假惺惺地把张贵叫来说：

“你的船也破了，一块修修吧。”

“俺没钱，修不起！”张贵皱着眉头愤愤地说。

“嘿，这是哪里话！”王成左装出十分大方的样子说：“尽管修吧，木料和工钱我给包了，到年底咱

再算总账，好说好说……”

张贵心想：也是，反正我父子俩加船网共三份工，修条船的钱是足够的。于是便答应了。王成左把修自己的船剩下的烂木料用到了张贵船上。

事隔不久，王成左又买来一部分桐油、竹杆和棉线，他装着非常善意的样子对渔民说：

“我已经买来料了，请大家把自己的网补一补，油一油吧。”

“我们连养命的钱都没有，那有钱修网！”渔民们异口同声地说。

王成左点头哈腰地说：“没钱不要紧，先由主家包着，以后再说。”说罢，便立即派人办理。自然，张贵的鱼网也被骗着修补了。由于张贵的网破得厉害，所以用的棉线和桐油就多一些。谁知这一修船、补网，一个紧巴巴的阎王扣就不知不觉地套到了张贵的脖子上。

秋去冬来，张贵父子熬啊熬啊，总算把这一年熬到了头。爷俩出海回来后，坐在舢板上扳着手指数，拨着一堆贝壳算。算来算去，一年的血汗扣去‘包头粮’的用钱，除去修船补网的所谓“鱼虾账”，多少还能剩一部分。这样，过年总能吃顿饱饭了，全家人都在望眼欲穿地盼望着。

就在这天晚上，王成左把张贵和其他渔民叫到账房里进行年终结账。谁知算盘一响，张贵父子不但一年的血汗白白扔进了大海，反而倒欠下王成左八百块钱的账。张贵怎能不怒！

王成左见张贵摔掉账本，不禁打了个寒战。稍一呆，继而抖了抖威风，野猪般地嚎叫起来：“大胆的张贵，你听着，你全家今年吃我的‘包头粮’一千余斤，折价一千五；给你修船用的好木料还有加工费合洋九百五；油网补网的费用，又是五百整。你爷俩一年来偷懒怠工，总共捞不了几十包鱼虾，根本顶不上！你要问这账是怎样欠下的吗？就是这样欠下的。怎么，想赖吗？”张贵一听，肺都要气炸了！穷哥们一个个都握紧了拳头，眼睛里射出仇恨的火焰。张贵见王成左如此蛮横，万丈怒火心头烧，举起粗大的拳头向王成左打去！可拳头还没打着，就被狗腿子抓了起来。这时，王成左吓得魂不附体，惊慌失措地抓起一根竹杠，声嘶力竭地喊道：“给我打这敢造反的穷鬼！”边说边举起竹杠。“不许打人！”“狗渔霸欺人太甚！拼了！”满屋贫苦渔民的吼声，吓坏了王成左和狗腿子。王成左慑于众人的愤怒，只好命狗腿子把张贵推出大门，并限期三天还清这八百块钱。张贵双手捶着王成左家漆黑的大门，呼喊着的，咒骂着的，手

都捶破了……

就这样，张贵一家背上了这笔阎王账。就是这笔吃人的阎王账啊，不久就一口吞去了张贵全家的命根子——船和网；就是这笔吃人的阎王账啊，夺走了张贵一家的——

三条人命

村南海边上，三间破陋低矮的草房。苫在房顶上的茅草被海风吹得沙沙作响，一弯残月挂在茅屋顶上。暗淡昏黄的月光下，这三间破屋显得格外萧条、凄凉。屋里，潮气逼人，灯光如豆。灯旁，张贵的老伴正哄着怀里的小女儿：“好孩子别哭，等爹爹算完账就带回好吃的了。”儿媳妇搂着饿哭的小孩子，对坐在炕上心神不安的丈夫说：“你快去看看吧，咱爹去算账怎么这么晚了还不回来？”

门“吱扭”一声开了，张贵拖着踉跄的步子进来了。孩子们一齐扑向他：“爹可回来了，这可有的吃了！”见此情景，张贵的心都碎了！

当张贵把欠下王成左八百元钱的“账”告诉全家时，一家人顿时哭作一团。老伴当场气昏了过去，媳妇守着昏迷不醒的婆母泣不成声，儿子张玉岭摸起钩

杆要找王成左拼命，孩子们抱着爹爹的大腿哭着要吃的……这一夜，三间小茅屋里的哭声一直继续到天亮。

家里穷得这般光景，张贵上哪里去捞八百元钱还账？其实王成左“醉翁之意不在酒”，他知道张贵是还不上这笔账的，他的目的是借此把张贵的船网搞到手。三天的期限一过，敲骨吸髓的王成左便带着狗腿子，并串通本村的反动的渔民会长白乐石，让他作“公平人”，一同来到张贵家逼账。一进门，王成左两只贼眼就盯住张贵屋角的网和橹，恶狠狠地说：

“穷鬼听着，欠账到期不还，从今天起你家的船网作价抵账！”张贵一听，这不是要全家的命吗？没了船网，往后一家可怎么过下去！于是张贵一手按住鱼网，另一只手拍着胸膛说：“账，我爷俩豁上命慢慢还，这船和网你不能动！”这时，黄瘦的大烟鬼白乐石说话了：“人家的钱，愿让你欠你才能欠，不愿让你欠你就得还！没钱还就得押船网。我早给你们评好价了：船值四百五，网算二百六。还缺九十块，你再另想办法！”话声未落，王成左一挥文明棍：“抬走！”狗腿子们七手八脚就要抢网，张贵一家死死地抓住不放，孩子们又哭又咬。但是寡不敌众，狗腿子连捣带踢，摔开张贵全家，把网和橹、舵拖走了。临走

又是一阵乱翻，把几根竹杆也一抢而光。最后，王成左穷凶极恶地说：“账九十块也得快还，要不，别怪我不客气！”说罢和白乐石扬长而去。

这时，全村的渔民兄弟都闻讯赶来，纷纷指着王成左的背影骂不绝声。张贵抓起一把斧子要追上王成左，拼个鱼死网破也要夺回全家的命根子。穷哥们知道，硬拼并不是个办法，便拉住张贵。眼看着船网被抢走，老伴当场口吐白沫气昏在地。从那以后，张贵的老伴就病倒床上，再也起不来了。

一天，阴云密布，凉雨淅沥，海风吼叫，不时掀掉张贵那三间破屋顶的茅草，大潮推着海浪，撞摔在张贵家房前的礁石上。

破屋子里，几个孩子围着娘哭喊着，声声揪着张贵的心。张贵的老伴含着泪水，抚摸着身边的孩子，握着拳头有气无力地对张贵说：“孩子他爹，我……我不行了，叫孩子记住，我是叫……阎王账逼死的，你要把孩子拉扯大，要报仇哇！……”说到这里就咽气了。这时，刚满两岁的三女儿还趴在娘身上，嘴里紧紧地含着娘的奶头。这可怜的孩子啊，她哪里知道，从娘的身上再也不能吸出奶水来了。

雨水顺着草屋的屋檐滴答滴答地淌着，象贫苦渔民流不尽的泪水；土墙被雨水冲刷的裂缝，张着大

嘴，象要控诉穷苦渔民的千仇万恨。

老伴去世了，全家人哭得死去活来。家中粒米不见，寸草皆无，哪里有钱办丧事呢？按旧社会当地的风俗，家里死了人，要做碗米饭摆供，以表示对死者的祭祀。孩子们哭着和爹商量，娘一辈子受苦，没吃过一顿饱饭，如今被狗渔霸逼死了，说啥也得给娘做碗供饭。东家借西家凑，总算做了碗供饭。谁知刚摆到桌上，渔霸婆、王成左的狗娘就气势汹汹地闯来，大声嚷道：“穷命的东西，死了还想享福？哼，我叫你死后也吃不上饭！”说着，伸手抓起供饭撒了个满地。乡亲们见渔霸婆欺人太甚，纷纷围住她讲理。渔霸婆见风头不妙，就夹着尾巴慌忙溜走了。

当天，乡亲们用块破门板抬着，掩埋了张贵的老伴。

没有了船和网，老伴又死了，日子更难过了。张贵和大儿子只好今天替这家渔霸出趟海，明天给那家鱼行当苦力。儿媳妇在家支撑着繁重的家务，还要照料弟妹和自己的儿子。四五个孩子，每天不是喊着要吃的，就是哭着要找娘，媳妇哪能照顾得过来？不久，张贵的小孙子生了天花。这种病，只要及时医治，是会治好的。可是家里所有的财产都被王成左吞光了，上哪儿去弄一个钱呐？看着孩子的病，一家人

急得团团转，直落泪。张贵把自己的口袋掏了一遍又一遍，把破炕席掀了一次又一次，可是口袋掏破了，炕席掀碎了，还是找不到一文钱呀！就这样，一家人眼睁睁地瞅着孩子断了气。

不过几天，死了两口，媳妇象疯了似的思念孩子，想念婆母，眼皮都哭成了铃铛。可是，眼泪冲不走苦难哪！晚上她整夜不眠地照料着三个年幼的妹妹和一个弟弟；白天还要爬山越岭挖野菜，拾柴禾。思念亲人痛苦，繁重家务的劳累，使她积劳成疾，不久也就撂倒了身子。媳妇病了，更是无钱调养医治，病一天比一天重。王成左又天天到门口狼嚎一般地逼债叫骂。媳妇连病带气，不久也含恨离开了人间。就这样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张贵一家人就死去了三口！

张贵被阎王账逼到这般地步，王成左并没有就此罢休，而乘张贵危急之时，在那染着祖孙三代斑斑血迹的账上，又生出一个更加毒辣的诡计，逼得张贵走投无路，只好忍痛——

卖掉亲生女

张贵一家被渔霸王成左接连逼死了三条人命之后，生活再也无法过下去了。大儿子玉岭被迫流浪青

岛。家里就撇下一个男孩三个女孩，大的只有九岁，小的才三岁，孩子连饿带想娘，家中整天哭声不断。这样，张贵在海上扛活也不安心。他既当爹又当“娘”，早晨必须在家安排一阵孩子，才能迟迟上工；下午，天不黑就得回家照顾孩子们，为此常常遭到渔主的责骂。日子长了，渔主们就都不愿意再雇张贵做短工了。张贵只好把年幼的二儿子送到鱼行，给渔霸修补鱼网，受尽百般虐待，才换得一点残汤剩菜。

打那以后，张贵上工时处处小心。每天天不亮，穷哥们来喊他出海，他咬着牙不敢答应，生怕惊醒了孩子又得误工，误了工拿什么养活家呢？早晨，当孩子们醒来的时候，一看父亲不在，便嚎啕大哭。穷邻居们谁听了谁心酸，纷纷送来一些粗饭稀汤周济他们。有时张贵赶晚潮捕鱼，天黑了还回不来，三个女儿就顺着梯子爬上断裂的残墙，望着滩外的大海，眼巴巴地盼爹回来。夜深了，还不见爹的影子。又饿又冷，姊妹三个撕破嗓子朝海上哭喊着：“爹爹，爹爹……”哭啊，哭啊，回答姊妹三个的，只有呼啸的海风，哗哗的浪涛。最后，三个孩子哭喊得没有劲了，就挤在一起熟睡在墙角里。这是什么世道啊！渔霸的孩子穿的是绫罗绸缎，吃的是山珍海味，睡在舒

舒服服的炕头上，还要有奶妈丫头伺候；而穷苦渔民的孩子却衣不遮体，饿着肚子，受着这样的罪呀！半夜里，张贵出海回来，看到这种情景，心如刀绞，忙把孩子从墙角里一个个抱到屋里，然后勒紧空肚子把一天用血汗换来的几块糠饼饼放在炕头上，好预备第二天自己出海时，留给孩子们吃。

就这样，王成左也不让张贵过安稳。一天，张贵出海归来，王成左带着狗腿子拦住了他，说道：“张贵，你那笔账再不想法还清，老子就拿你的房子顶。”原来，贪得无厌的王成左，打算以张贵还不起账为借口，把他那三间房子霸占到手圈牲口。

张贵一听，眼前直冒金星。他想，如果房子没



了，全家没个落脚的地方，饿不死也得冻死呀！想着，想着，新仇旧恨一齐涌上心头，大声吼道：“王成左，你这个吃人不吐骨头的豺狼，我拿把菜刀等着你，有种的就来抢房子吧！”王成左见张贵这般胆略，真的未敢轻易动手。

王成左虽然没敢直接去抢房子，但他却想出了一个更奸诈的办法。他便跑到乡公所同伪乡长王连斋进行勾结，借伪政权的势力来整治张贵。那年头，官府、渔霸穿一条裤子还嫌肥。王成左一告状，张贵马上就被抓到乡公所。王连斋不问青红皂白，先将张贵一顿毒打，然后押进一间小黑屋里关了一宿，第二天放出来，叫张贵赶快回家还账，若十天之内还不清账，房子就判给王成左。

张贵愤愤地回到家里，穷哥们都来劝道：想办法还清账吧！要不然房子保不住，恐怕全家的灾祸就更大了。可是用什么还账？家中除了三个骨瘦如柴的孩子外，哪还有值钱的东西！不知道是谁给他出了个主意，把大女儿卖掉吧，一来孩子或许能少受些罪；二来还能保住三间草屋。

一听说卖孩子，张贵再也忍不住了，他想起老伴临死前的嘱托，一边放声大哭，一边把三个孩子紧紧地搂在怀里。哪一个孩子不是爹娘的心头肉，怎能忍

心卖掉呢？孩子们也哭着说：“爹呀，俺饿死也不离开你！”

离还账的期限越来越近了，来催账的狗腿子也跑得越来越勤了。张贵掐破了手指头还是想不出还账的门路，怎么办呢？如果没了房子，哪个孩子也保不住命啊！于是一横心，只好把大女儿卖到了外村。

买主来领人的那天，女儿嗓子都哭哑了，搂着爹的脖子不松手。张贵泣不成声地说：“孩子，不是你爹心肠狠，你记住吧，是王成左的阎王账逼得咱骨肉分离呀！”话刚说完，人就被强拉硬拖地带走了。张贵和两个小女儿追出门外，远远看见大女儿还在哭喊着，挣扎着……，张贵一阵头晕目眩，昏倒在地。这时，北风呼呼，大雪纷纷，两个小女儿趴在父亲身上哭啊叫啊，呼天天不应，喊地地不听……

卖掉了女儿，张贵又气又急，痛心不已，一急之下染上了眼病，第二天就看不清东西了。但是，卖女儿的八十元钱还不够还账的，穷乡亲们七凑八帮，凑到九十元钱，才算最后还清了这笔吃人的阎王账！

这笔账啊，已被鲜血浸染！这笔账啊，饱含着渔家的仇冤！这是一笔血迹斑斑的阎王账，它吞掉了张贵的所有家产，夺走了张贵家的三条人命，逼得张贵卖掉了自己的亲骨肉，气瞎了张贵的双眼！

波涛汹涌的黄海水啊，你深，你没有俺贫苦渔民的冤仇深！

高耸入云的五龙山啊，你高，你没有俺贫苦渔民压不住的怒火高！

还清账后，张贵眼睛瞎了，不能出海了。二儿子在渔霸家也呆不下去了，张贵便打发他跟别人一起闯了关东。从此后，张贵便抱着小女儿，领着二女儿，怀着满腔仇恨，沿街乞讨。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把孩子抚养成人，报仇雪恨，把这笔血泪账再算回来。就这样年复一年的在死亡线上挣扎着，挣扎着……

五龙山再高也有个顶，黄海水再阔也有个边！一九四五年秋天，一道闪电划破了大鱼岛上空的乌云。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子弟兵打过来了，一杆鲜艳的红旗插上了五龙山顶，大鱼岛解放了。张贵同所有的贫苦渔民一道，斗争了渔主渔霸，报了仇，雪了恨，清算了血泪账，扬眉吐气翻了身。解放以后，广大贫下中渔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了互助组、合作社，又走上了人民公社的康庄大道。真是一步一重天，幸福生活真比蜜还甜哪！

现在，张贵那个被卖的大女儿，当上了工人，在辽宁某造纸厂工作；二女儿，三女儿在农业第一线为

社会主义积极贡献力量；大儿子张玉岭在大队的机帆船队担任轮机手，驾驶着贫下中渔自己的大型机帆船远洋捕捞；二儿子张洪仑在锦州建设局当保管员，管理着国家大批资金。旧社会，一笔阎王账把张贵家逼到死亡线上，是党和毛主席把他们救出火坑，作了国家的主人。前思思后想想，真是天大地大不如党和毛主席的恩情大呵！

大鱼岛大队年终结算会议结束了，屋里的灯光仍然亮着。青年们围在老人身边，聚精会神地听着。饱经风霜的老渔民滔滔地讲述着新旧社会这两本账，一本就是刚刚结算完的幸福账，它表达了贫下中渔对党和毛主席的似海深情；另一本就是那一笔血迹斑斑的阎王账，它激起了贫下中渔对万恶的旧社会的深仇大恨。

然而，大鱼岛大队的贫下中渔并没有停留在这两笔账上。看吧，在大队的理论骨干学习班上，在惊涛骇浪中远洋作业的机帆船上，在织网厂、船厂和农业队的政治夜校里，人们正在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及前途，提高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每个人都信心百倍地算着继续革命、

向共产主义迈进的“大账目”。是啊，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使他们看到：要保卫眼前的这笔幸福账，永远不许旧社会那血迹斑斑的阎王账重新加在劳动人民的头上，就必须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批判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痛击右倾翻案风，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并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渔妇仇恨怒涛涌

——大鱼岛大队贫渔女社员张玉兰讲家史

每当看到俺大队的妇女驾驶着装满鱼虾的机帆船归来的时候，我心里乐得简直要开了花。妇女出海打鱼，这可是开天劈地头一次啊！

现今，俺渔家的妇女，可真有个新时代妇女的样子。你看吧，修船结网，出海打鱼，养海带，种庄稼，样样少不了她们；批林批孔，学习理论，评论《水浒》，保卫海疆，事事往头里跑；队里的领导班子，也有她们参加。真是样样活落拾得起，什么大事都敢干，扛大梁，挑重担，结结实实地顶起了“半边天”。就连我这个六十八岁的老人，也觉得越活越年轻了，浑身有股使不完的劲。我常常和上边来的领导、大学生、解放军在一起啦啦呱，还经常走上学校的讲台给学生们讲课，与社员们一起讨论国家大事。

不知怎的，一看眼下，一股暖流就涌向全身，眼眶里就淌出幸福的热泪。我打心眼里为新社会的妇女和孩子们高兴，为自己幸福的晚年骄傲！

我是个在“苦海”里泡火的人，饱尝了旧社会的辛酸。队里的妇女们和孩子们经常围着我，要我给他们讲讲过去，讲讲自己的家史。一提起那吃人的旧世道，我心头就燃起一团火，这该从哪儿谈起呢？那时候，我们劳动人民和广大劳动妇女哪家没有阶级仇，哪个没有血泪账！我只不过是他们千千万万中的一个。

那，我就从小时候开始讲吧。

妈 妈 和 我

一九〇七年，我出生在大鱼岛上一个贫苦的渔民家庭里。从我记事开始，家里就只有两口人：妈妈和我。整天吃的是臭鱼，烂虾，糠菜。那时，每天天还不亮，妈妈就锁好家门，领着我到岛上的一个渔霸家里去推磨，一直推到很晚才回家。妈妈是个小脚女人，抱着根磨棍，每天要推好几升粮食。当时，我年纪很小，不懂得这是为什么，许多事情，都是后来从妈妈嘴里才知道的。

原来，我家祖祖辈辈都是讨海人，爷爷奶奶去世都很早。爸爸从十几岁就被鱼霸逼着出海打鱼，成年累月风里来，浪里闯，拼死拼活打来的鱼，有九成被

渔霸鱼行霸占去了，自己吃不饱，穿不暖。

就在我不满三周岁那年，爸爸才三十一岁，累得突然得了重病，可恶的渔霸一脚把他踢出了大门。回家不几天，爸爸就含恨离开了人间，撇下了妈妈和我。

旧社会，封建渔霸的规矩上立定：妇女不能跨网走，妇女跨过的网就不能再用；妇女不能上船，妇女上过的船，船就没运气，更谈不上出海打鱼了。这日子可怎么熬啊？为了糊口，妈妈不得不拖着我到渔霸家抱起了磨棍。

给渔霸推磨，妈妈受尽了苦楚。我记得很清楚：有时，妈妈推着就晕倒在地上，还常常咳嗽得上气不接下气。就这样，她还得拼命地推。看着妈妈这个样子，我几次吓得哭出了声，扯着妈妈的手就要回家。妈妈含着眼泪，喃喃地说：“孩子，咱们吃的、用的，可都得从这磨棍上来啊！”那磨棍，她好象一刻也不敢放下似的。

渐渐的，我一天比一天大了。穷人的孩子懂事好象特别早，七岁那年，我虽然长得又瘦又小，就觉得应该帮助妈妈做点什么。有几次，我见妈妈从渔霸家回来时都快黑天了，又挎着个篮子匆匆忙忙地上山挖野菜，就对她说：“妈妈以后我不跟你到渔霸家去了，

我要去挖野菜。”妈妈挺高兴。从此，我就挎着个篮子，每天和妈妈一块出门，独自爬上山，找啊转啊，一棵一棵地挖野菜。渴了，就喝几口凉水，饿了就吃几棵野菜，一直到傍晚才挎着不满的篮子回家，坐在门口等着妈妈。

挖野菜的人越来越多了，山上的野菜也快挖光了，有时一天挖得还不够一天吃的，后来妈妈又教我结网。结网比挖野菜稍好点，有的大人一月可以换回十几斤粮食，所以我学得特别认真。打那以后，我又一头栽在这小小的竹梭上。白天，妈妈还是拼死拼活地去推磨，我就一个人留在家里结网。晚上，我让身子很累的妈妈先睡，自己点上那腥鱼油灯，一直织到深更半夜。有了月亮，我就在院子里和星星作伴，借着月光织。

那时，和我一样大的富人家的孩子，吃得胖胖的，穿着花袄，成天在街上玩耍。而我得织啊织啊，不停的织啊！腿坐麻了，眼织花了，手指别了筋，我也不肯歇歇。有时肚子饿得咕咕响，我就喝口凉水继续织。因为我知道，这小小的竹梭上有我们吃的啊！我好象从这密密麻麻的网眼里看到了换来的粮食，可以让妈妈少推一会儿那又沉又重的大磨。

我九岁那年，快进腊月门了，妈妈又到渔霸家领

来了织网的线。我心想，赶快把网织出来，换点粮食好过年。可是越急越出事。一天，我在缠线时，不小心把线捆弄乱了，怎么也理不出个头绪来，最后乱成了一团，急得我出了一身汗，呆呆地不知怎么办才好。妈妈回家也没有办法，只得把线截断，一点一点地接了起来。我还不知道自己闯下了祸，网一结成，就催着妈妈快去送。妈妈一走，我就到邻居家借下了磨，盼望妈妈换回粮食来，我和妈妈一块推了好过年。可是，妈妈回来两手空空，两眼还直流眼泪。原来，渔霸发现网上多了几个接线头，硬说我们偷换了他的好线，把织网钱全部扣下了。我一听，肺都快气炸了，冲着就往渔霸家跑，我要去找他们评评理，狠狠地骂这些畜牲一顿。妈妈一把拉住我，苦苦地说：“孩子，这年头，刀把子在他们手里攥着，哪有咱穷人讲的理啊！”我气得浑身哆嗦，一头栽到炕上，呜呜地哭了起来。一连几天卧床不起，一口饭都不想吃。我真恨，恨死了渔霸，恨死了那吃人的旧社会。年三十那天，心口疼得很厉害，在炕上滚来滚去，牙齿咬得格格响。妈妈心疼地抱着我，泪水汗水一齐往下流。我一直躺了一个多月才能起身，差点送了性命。

打那以后，每到过年心疼病就犯，疼得我死去活

来，几天汤水不能入。因此，别的孩子盼过年，我却怕过年。

我十六岁那年，嫁给了岛上一个穷苦的渔民。穷孩子出嫁，两手空空，什么也没有。我舍不得离开妈妈，出嫁那天，咬着牙才没有哭出来。妈妈却三天三夜没合眼，哭得两眼通红。

海 潮 血 泪

滔滔的大海啊，成天咆哮不息。它不知吸干了渔民多少血泪，吞没了渔民多少性命！旧社会的大海是穷苦渔民的“万人坑”！

我的丈夫叫宋见清，和我一样的遭遇。三岁时，他爸爸就累死在海上，七岁那年他妈妈被渔霸逼得改嫁他乡，成了孤苦伶仃的孤儿。从那时起，见清就进了岛上一个宋家渔行学结网；十八岁就开始在浪里闯。人们说，俺俩是一根藤上的两个苦瓜，生来就好象是一家子。丈夫出海我在家里结网，虽然缺吃少穿，两人相依为命，日子过得倒挺和睦。

那时候，穷人的生命不如一根草。结婚之后，不几年，我妈妈就因病离开了人间。我一连生了四个孩子，有三个夭折了。唯有叫正子的那个大小子好歹算

养活了下来。一九三三年，是我结婚的第十个年头，正子已经八岁了。五月十七日这天，又添了一个小闺女，起名叫桂莲。

就在桂莲生下的第四十二天傍晚，太阳被西边那朵朵乌云接了下去。见清刚刚从海上回来，抱起孩子，我正洗着野菜下锅，就听到宋家渔行的狗腿子撕开那个破锣嗓子吆喝开了：“宋老爷说了，因有特殊情况，凡是宋家的渔民，一律出海拔网！”见清是个刚直硬汉，虽然只有二十九岁，却饱经了海上的风雨。他看了看那昏沉沉的天空，知道天气不寻常，一跺脚，愤恨地骂道：“这些狗东西，又要逼着大伙去给他卖命！”他没有出门。不大会功夫，狗腿子一步闯进了我的家，冲着见清就说：“你聋了，还不赶快去拔网！”见清瞪了瞪眼，没理他。那狗腿子歪戴着礼帽，满脸的横肉一沉，贼眼一翻，恶狠狠地说：“他妈的，还想不想吃饭，你这一窝了还想活不想活？哎！”

那时，渔民都吃“包头粮”，哪怕是一粒粮食，也得到渔霸手底下去领。谁要是违令不出海，就要几天领不到粮食，谁要敢冒犯了他们，就得遭殃。我忍了忍说：“孩他爹，你快去吧。”见清放下手里刚满四十二天的孩子，无可奈何地走了。

这时，街道上吵吵嚷嚷的，我出门一看，只见几家渔霸和他们的狗腿子正在连骂带吆喝地逼着渔民出海，渔民们个个都是怒不可遏和无可奈何的样子。



六月天，小孩脸，说变就变。回到家里，我一锅野菜还没有煮熟，老天爷就把脸一翻，呜呜地刮起了大风，紧接着响起了滚滚的闷雷，下起了大雨。大海又开始了怒号，发出哗哗的啸声。我急了，想赶快跑到海边去看看。一出门，就被狂风卷着大雨逼了回来。我心里安慰着自己：不要紧，他很快会回来的。

可是等啊等啊，灶里的火灭了，锅里的野菜凉了，灯里的油快完了，仍然不见人回来。风，越刮越大，雷，越来越近，雨，越下越急，大海的吼声象要把整个鱼岛吞下去。突然，“喀嚓”一声，窗前那棵

碗口粗的柿子树刮断了，揣在怀里的桂莲惊得“哇”的一声哭了起来，正子猛地爬起来，扯着我的手，“妈妈，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孩子的问话扯出了我的心，这时，许多可怕的往事一幕幕地在我眼前浮现：我想起了从小失去的爸爸，想起了妈妈的死，想起了三个夭折的孩子，想起了一次次被大海吞没了性命的那些穷苦渔民……我不敢再想下去。趴在窗上望望，什么也看不见，又抱着孩子，从炕上走到门口，从门口回到炕上，坐不住，立不稳，不知怎样是好。灯里的油完了，我无心再去添，屋子里黑洞洞的。一道道闪光从窗外刺进来，跟着就是“喀啦啦——啦”、“喀啦啦——啦”的雷声，象要把这三间破草房，把整个世界劈个粉碎。孩子吓得“闷哧闷哧”地不敢哭出声。我紧紧地把他们搂在怀里，偎在墙旮旯里，盼亲人，盼天明！心里不住地念叨着：“老天爷长眼，千万保佑孩子他爹……”这一夜，我的心哪，都快被揪出来了。

第二天，雨停了，天才蒙蒙亮，我就踩着泥水向外走。一出门，正碰上邻居家的一个叔叔，只见他浑身湿漉漉的，上气不接下气，喘嘘嘘地说：“见清家，见清的船翻着漂上来了，可是人……不见了。”

天哪！一刹间，我只觉得天昏地转，眼前一阵

黑，就扑倒在泥水里什么也不知道了。

当我醒来的时候，大孩子在我身上拼命地哭喊着，我推了一把，挣扎着向海边跑去……

一家人的顶梁柱断了，这日子可怎么过啊？我不活了，我要一头扎到大海里。我在头里跑，正子就在后面哭喊着：“妈呀，妈呀！”拼命地向我追来。孩子那尖厉而又凄惨的喊声，直揪我的心，我的双腿就象灌满了铅，一步也挪不动了，一屁股蹲在沙滩上。这时，海面上那巨大的浪头，喷着白沫，象一条条大鲨鱼，龇牙咧嘴地向我扑来，我恶狠狠地瞪了一眼。正子跑上来，一把扯住了我的衣襟。我看看这八、九岁的孩子，是那樣的伶俐、可怜，我舍不得他们呀！不能死，我一定要活下去，要把孩子拉扯大，要报仇！我咬了咬牙，顽强地站了起来。

正子扯着我，还是哭喊着：“妈妈，快回家。”这时，我才发现，远处的沙滩上，妇女、孩子、老的、小的，死去活来地哭喊着，凄凄惨惨，与海啸汇成了一片。就在这一片哭喊声中，停在岸边避风港的一艘国民党的轮船冒着黑烟开走了。后来我才知道，就是这个国民党的船，把百年不遇的大风和海潮的消息告诉了渔霸，渔霸只顾自己海里的网，哪管渔民的死活，逼得三十二个穷苦渔民送上了性命。我气愤极

了，拖着孩子就去找宋家渔行。这时，人们有的拿着鱼叉，有的拿着棍子，满腔怒火来找那些渔霸们算账。渔霸家都把大门关得严严的，不敢露头。不管人们在外面怎样连骂带吼，他们连个屁都不敢放。我冲着这阎王殿，狠狠地吐了口唾沫，对正子说：“孩子，使劲长，长大了给你爹和穷人报仇，砸死这帮狗东西，砸碎这吃人的世道。”

走投无路

我要拖着孩子们活下去，可怎么个活法啊！丈夫一死，家里几天就揭不开锅了。山上的野菜都早已被挖光了。丈夫是被渔霸逼死的，我要找他们算账，找他们要粮！

一天，我振作了一下又饿又乏的身子，一口气到了宋家渔行。一进门，看到渔行老板和几个人正在吵吵嚷嚷地赌钱。我走上前，强压着心头的怒火说：

“掌柜的，家里一点粮食也没有了，孩子饿得直哭……”

没等我说完，渔霸拉着长腔说道：

“无人出海者概不给粮，这是自古以来的规矩。”

我说：“孩子他爹拚死拚活给你们干了一辈子，

死也是为了给你拔网，你不能看着我们母子不管啊！”

渔霸听了我的话，狗眼珠子一转，立刻露出了凶残的样子，把手一拍说：

“给我拔网？我还没找你们算账呢，把网都给我扔在海里，没让你们赔就算便宜了你们！”

天那！逼死人还要找我们算账，这是什么理啊！我真想一头撞上去。这时，他们那帮狐群狗党一齐吆喝着：

“臭娘们，少罗嗦，快滚蛋！”

狗腿子上来把我拖出了大门。我的心怦怦直跳，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真想豁上这条命和他们拚个死活。可又想起了家里饿着的孩子，只得拖着又饿又乏的身子趑趄趑趄地走回了家。

一进门，大孩子看见我，一下子扑到我怀里，哀哭地喊着：“妈，我饿！”看看孩子，两只大眼凹得深深的，我的心象刀绞一样。小女儿一头钻在怀里拼命地吸着奶。那儿还有奶呢，连血都快吸出来了，疼得我直钻心。怎么办呢？可不能眼巴巴地饿死啊，我看看门后那个破篮子，横思竖想，眼下就这一条路了——拖着棍子要着吃。我挎起篮子，抱着桂莲，领着正子一步一步挪出了村口。乡亲们见我们孤儿寡妇实在可怜，便东一口西一口凑些干粮给我们。从此，我

们白天要饭，晚上一家偎在三间破草房里，饥一顿饱一顿地往前混。

蒿花偏遭严霜打，漏船又遇顶头风。一天，我们要饭回来，大渔霸宋仁明的狗腿子跟了进来，他看看我的要饭篮里有几块地瓜，从鼻子里哼出了一丝奸笑，说：

“见清家，这日子过得挺不错啊，可是欠老爷的账什么时候还啊？”我一听怔住了，什么时候欠过他的账呢？

“你男人生前借了老爷六十块大洋，如今该还了！”

那时，只要借了渔霸的债，利滚利根本还不上啊，我们苦苦地过日子，就是宁肯挨饿也不敢借债啊，哪里见过六十块大洋啊！

我说：“孩子他爹从来没讲过欠你们的账。”

“你个妇道人家知道啥，他欠的账还能告诉你？如今人死了，账可赖不掉啊。老爷说了，限你十天内还清，还不上钱拿房子顶账！”

我一听，一下子明白过来了，他们明明是要抢我的房子啊！我气得浑身哆嗦。指着他的鼻子骂道：

“你们这群吃人不吐骨头的狼！”

狗腿子吓得倒退了一步，奸诈地说：

“这可是老爷的意思，见清家，想开些吧！”说完夹着尾巴溜走了。

我摸摸两扇破门，瞅瞅屋里，这虽是三间破草房，却是孩子他爹一滴血一把汗垒起来的啊！没了屋，我们要饭也没有个地方栖身啊！房子说什么也不能押出去！可我们拿什么来还这笔冤枉债？家里穷得净净光，就是砸锅卖铁也凑不上六十块大洋啊！宋家兄弟三个是全村有名的“毒蛇”渔霸，老二又是乡长，不还又怎么能行啊？！

眼看着日子一天天逼近，每次出去要饭我都提心吊胆的，生怕他们强占了我的房子，可这一天哪能躲过去啊！

一天，我到外庄去要饭，傍晚，天下起了雨。我抱着女儿拖着正子一步一滑地往家走，好不容易挨到家。抬头一看，门上贴了两张大封条，还锁上了一把大锁。好狠毒的渔霸啊，他们竟乘我不在家强占了我的房子！我气得浑身发抖，上去一把撕掉了封条，拼命地砸着门，这又有什么用呢？我还得去找他们讲理。我趑趄趑趄地往前走了几步，只觉得眼前一黑，一把扶住了那半截柿子树。触到了柿子树，我不禁心头一寒，我们的冤到哪儿伸啊？苦往何处诉啊？这个世道哪有讲理的地方啊！雨，下得越来越大了，孩子

被雨淋着冻得浑身直打颤，我赶紧把他们搂在怀里，蹲在屋檐下，心里百感交加，一阵悲愤，一阵心酸，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啊！我们孤儿寡妇往哪儿去啊？我只觉得心口堵得喘不过气来，仰起头长长地叹了口气，只见天空灰茫茫的，大地一片昏暗。唉！这天下大道千万条，哪有咱穷人的一条路啊？！

死里逃生

我们一家三口被赶出了家门，过上了流浪生活，日子更难熬了。不到一年的时间，我那唯一的男孩子连病带饿死掉了。一个邻居大爷见我们母女两个实在没法过，就对我说：“整天家东奔西跑，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怎么拉扯孩子呢？我看，为了孩子，你改嫁吧！”我望了望桂莲，心想：是男是女我就剩下这条根了，拚死拚活我也要把她拉扯大，为她爸爸报仇，为咱穷人报仇。这样，经这位大爷的介绍，我嫁给了王化民。

王化民也是个穷渔民，他知道咱穷人的苦楚，疼孩子，对我也是满好的。结婚以后，我们就在石岛街上租了间房子住下了。实指望有了男人就有了依靠。可是，在那个世道，哪里有穷人的活路？社会上豺

狼当道，到处是兵荒马乱，人民不得安生。

一九四〇年正月十一日，国民党跑了，日本鬼子占领了石岛，这可真是走了豺狼，来了虎豹，一个更比一个凶。他们和地方上的渔霸、汉奸勾结在一起，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榨。强迫人们修碉堡挖工事，整个石岛，围上了一层又一层的铁丝网，修上了一座又一座的炮楼，设上了一道又一道关卡，到处都被他们封锁得严严的。广大渔民，不仅吃不饱，穿不暖，连活动的自由都没有了。鬼子、汉奸到处横行霸道，烧杀掳掠，奸淫妇女，无恶不做。人民陷进了更加苦难的深渊。

我家的日子更加艰难，一家三口人全靠男人养活。为了减轻他的负担，我常常做些手工活，挣几个钱，为一家人糊口。那个时候，别说是没钱，就是有钱也买不到粮食。一家一户都是日本鬼子配给。我家每人每月只配给二十斤橡子面，那东西又苦又涩，吃起来满嘴砂子，真是难咽啊！就是这样的苦日子他们也不让你安安稳稳地过。

有一天，两个鬼子象疯狗一样闯进了我家。一进门，他们就东翻西搜，没有找到什么，他们就龇牙咧嘴地向我扑来。我又气又怕，就大声叫喊起来。邻居们闻声赶来，都气愤地说：“大天白日，就这样明目

张胆地欺负人，真比野兽还野！”他们看到人多势众，不得不放了我，灰溜溜地走了。

男人在船上知道了这件事，急忙回到家里。一看家里糟踏成这个样子，我还在床上哭，气得他脸都青了，对我说：

“桂莲他妈！在这里我们呆不下去了，走吧？”

“走？往哪儿去呢？”我惊疑地问道。他看了看我，镇定地说：

“听说山外有毛主席领导的八路军，他们打鬼子、汉奸，领导穷人斗地主恶霸，闹翻身，求解放。到那里，可以不受压迫，不受欺负。”

我说：“那是真的？”

“怎么你还不相信？鬼子逼我们给他们送东西，我们的船装得满满的，我们商量好了，要把这一船东西送到解放区，找共产党、八路军去。”

“你们走了，我们呢？”

“以后再找人来接你们。”

住了不几天，我的男人就开船走了。

男人走后，我们可遭了殃。那时，日本鬼子已面临灭亡，正在垂死挣扎，到处抓人、杀人，搜捕八路军家属。一天，我正在屋里给人家做活，听到街上鬼子汉奸又在挨门挨户搜查了，我抱起女儿想出去躲

躲，还没等迈出门口，几个鬼子汉奸就闯了进来。他们一看我男人不在家，硬说我男人一定是投了八路军，就要拿绳子捆我走。我说：“我男人很早就下了关东，哪有投八路军的事？”他们抓住我死也不放，一定要把我带走，多亏邻居们说理做证，他们才放了我。

过了几天，敌人搜得更紧了，抓到八路军家属统统杀掉，叫嚷要斩草除根。一进石岛地区，就感到阴森森的，一片恐怖气氛。我整天担惊受怕，实在没法过了。

一天傍晚，和我男人同船的渔民张顺来到我家，告诉我，那天晚上，他们趁鬼子不注意，偷偷地把一船物资开到了张家埠，在那里找到了八路军。党和政府对他们的革命行动表示欢迎，还给他们每人三千五百元钱。我男人在那里很好，今天他是专门来接我去的。

我听说要接我出去，心里又惊又喜，不知说什么好。当晚我收拾好家，和张顺约定下走的时间、地点。

第二天一早，我往约定的地点奔，刚到南港，几个鬼子、汉奸横着枪，拿着刀把我拦住了，先是盘问我，后来又诈我，说我私通八路军，他们把枪口对准我的胸口，明晃晃的大刀按在我的脖子上，叫嚷着：

“不说真话就枪崩了你！刀砍了你！”我看着这群野兽，肺都气炸了，真想和他们拚了。但一想，一个人赤手空拳，怎么能行呢？这时，过路的穷哥们看到了，都说：“她一个妇道人家，辈辈世世都是老老实实地过日子，不会是八路军的。”鬼子汉奸耍了一阵威风，见捞不到什么油水，检查了一下我的“良民证”，才把我放了。

我离开南港，才深深地吐了口气，骂道：“这些狗豺狼，秋天的蚂蚱，跳不了几天啦。”

几天后，张顺领着我们，冲破了敌人的层层封锁，终于到了解放区，找到了我的男人。这真是死里逃生啊！

漫漫黑夜总有尽头。一九四五年七月，毛主席领导的八路军赶走了日本狗强盗，石岛一带解放了！穷苦的渔民从此翻了身，我也过上了好日子。

在那黑暗的旧社会，那些反动的渔霸、地主、汉奸，象一群野兽，吸干了穷人们多少血汗，欠下了我们多少血债！解放后，我们第一件开心的大事，就是组织起来斗倒了这些豺狼，向他们讨还了血债，把他们踩在了脚下。

一九四七年，上级决定让我和丈夫到离大鱼岛十

里以外的志门村去安家，并分给了我们六间宽敞明亮的新房子。搬家那天，我摸摸那两扇黑黑的大门，看看那白净净的墙壁，不知说什么是好。丈夫把一张毛主席像端端正正地挂在正面墙上，我呆呆地仰望着他老人家那慈祥的面孔，好久，好久……此时此刻，我的心就象大海的波涛在翻滚，一霎间，那孩子他爹死去的狂风骤雨夜，那海滩上凄凄凉凉的哭喊声，那被渔霸抢去的房子，那饿死冻死的四个孩子，以及日本帝国主义蹂躏的情景，一齐涌向脑海。我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热泪扑簌扑簌往下掉，从心底里迸出一



句话：“毛主席啊毛主席，您是天下穷人的大救星，俺一定跟您老人家干一辈子革命！”

一九六二年，我丈夫因年老去世了，我又回到了久别怀念的故乡——大鱼岛大队桂莲的家里。如今的大鱼岛，人变村变产量变，处处都是新天地。我那桂莲成了大队食堂的服务员，并兼任着学校的校外辅导员。她给学生们讲家史、作报告的情况，还被拍进了北京电视台摄制的《放学之后》这部影片。女婿刘厚琛在供销社里工作，大外甥在大队造船修配厂，二外甥在机帆船上远洋捕捞，三外甥在高中念书，一年全家收入除了吃的用的，其余全部存进银行，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我上了年纪，失去了劳动能力，享受着老保待遇，每月大队都给我吃的、用的、花的。旧社会得下的心疼病和神经错乱病，早已医治好了。这幸福的日子就象蜜糖似的甜。如今，看看这社会主义的新渔村，看看翻身做主人的阶级弟兄和广大妇女，看看自己幸福的晚年，看看在金色的阳光下茁壮成长的一代，我总是高兴得合不拢嘴，有时夜里做梦也笑出了声。

每次，孩子们要我讲讲过去，讲讲自己的家史，我内心非常激动，我要把我在旧社会的苦永远讲给妇女们听，讲给下一代听，让他们不忘过去的苦，珍惜

今日的甜，永远听毛主席的话，坚定地走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

可是，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却叫嚷什么“今不如昔”，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要复辟资本主义，让旧社会被打倒的那些渔霸重新骑在俺贫下中渔的头上，这是万万办不到的。我们贫下中渔最清楚，旧社会是地狱，那家没有几笔血泪账。谁要让我们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我们就和他拚到底！